

谢兴尧整理点校注释

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

茶 家 日 記



谢兴尧整理点校注释

荣庆日记

11589/21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83498

1083498



荣庆日记

谢兴尧整理点校注释
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
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一版
一九八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印张：九·五
印数：一·七〇〇〇
定价：一元八角（平）
一元一角（精）
书号：一·二五二〇·四

序 言

四十年前我因搜集史料，从事写作，经常出入旧书店，拙著《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》即于此时编著印行，其中有几种都是抄本史料。某次在旧书店购得一包抄录的文献资料，归后细审，其内容约分两类：一系抄录的私人日记，卷帙较繁；其余则系抄存的私人函札记事。二者均属于记述清末当时重要人物彼此往还关系。我认为此种原始资料极为珍贵难得，应该加以整理保存，公之于世。惟因全部均系草书，难于辨识，又因年久纸墨漫漶，且有残缺脱落。以其整理困难，置之篋底未暇取视。而人事推移，时光如驶，岁月不留，转瞬之间，竟数十载！我现在已年逾七旬，日趋衰颓，倘不及时清理，将见此重要史料，沦为废纸，未免可惜！因抽工夫加以整理点校，使其眉目清晰。又以我曾谬膺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之名，遂交西北大学出版社，请其审核为之出版。

考日记作者名荣庆，字华卿，号实夫，蒙古正黄旗人，生于咸丰九年（1859），死于民国六年（1917），终年五十八岁，《清史稿》卷439有传。此日记所抄存者，始于光绪四年（1878），止于民国五年（1916），即作者逝世前一年，前后总计三十八年的行事

记录。内容虽系选录，时间则先后连续，在史料价值上仍不失为完整贯串の記事。

荣庆的一生经历，是很不寻常的，他赶上了时代的风暴，参与了清末民初时期的变革，也因此得有机会显露才能，个人地位登峰造极。大致说来，他的生平可以分为四个阶段：

一是青少年时期。他写的《蜀游草》，详细地述说了他的家庭情况和他青少年时代的事情。他的祖父名皂升，是个武官，咸丰九年（1859）任重庆提督，他的全家包括祖母、父母等随之入蜀。荣庆即生于是时。一年以后，皂升因年老耳聋奉命致仕，全家由重庆迁于成都居住。在他七八岁时，他家门不幸，父亲、祖父相继死亡，十五岁左右，他的生母傅氏亦死。他由祖母和嫡母抚养，于是成为没有亲生父母的孤儿，景况凄凉。《蜀游草》中说，他的祖父谢任后在成都赁屋而居，「陋巷逼迫，非复阔閭矣。」

他的生母傅氏，是一个贤淑明白的妇女，为了培养他学得知识，对于先生极为优待尊重。荣庆自己说，「先生妣傅淑人自甘粗粝，馆饌必丰，每三五日必添鸡鸭精品，师自谓历就多馆，东家之敬礼，学生之受教，无逾此者。」他自己也很努力用功，「历应芙蓉、潜溪书院课，亦间列前茅。」这时他的家境日趋困难，景况萧条。傅氏病死，来吊慰的亲友仅二三人，他的表兄泽臣，正署蓬州知州，遣专人去告急，竟置之不理。因为在蜀中无

依无靠，他的庶祖母熊氏主张回京，于光绪三年丁丑（1877）回到北京，时年十八岁。他生于四川，长于四川，回京后与其叔裕厚（字筱鹏，比荣庆小一岁），积极准备应试，结束了他的青少年时代。

他的第二阶段历程，是由科举得第，进入仕途。他回北京后两年，于光绪五年考中举人，年仅二十岁，是比较年轻的（按一般举人的年龄，大致在二十四岁左右，最小的有十六七岁的，老的则有四五十岁的），光绪九年考中贡士，光绪十二年入翰林院，这是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历。他从此直上青云，累迁至侍读学士，鸿胪寺卿，通政司副使，均系四品。十年之久，迁转迟滞，至光绪二十五年，始简授山东学政，这是一个清要的差使，按清制，各省自总督巡抚以下，有布政使，按察使，学政等官。学政地位特别崇隆，在《缙绅录》中，他的职位排在巡抚之后，布政使、按察使之前。他的全称是「钦命提督全省学政」，没有品级，而钦命二字即寓有钦差之意。所以他到山东接任学政，巡抚毓贤，布政使张人骏，按察使胡景桂均来迎接。及袁世凯继任山东巡抚，荣庆嫡母病故，丁忧回京，袁世凯并派队护送，是为荣庆和袁世凯结交之始。回京后值义和团反帝运动开始，接着各帝国主义组织者组织八国联军入侵，慈禧、光绪逃避西安。荣庆协助庆王奕劻与洋人议和，荣庆逐渐成为清政府重要人物，跻身阁臣之列，为荣庆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第三阶段的荣庆是他的黄金时代，极盛时期。庚子秋天八国洋兵进抵北京城外，慈禧、光绪逃奔西安，清廷命奕劻、李鸿章留京与洋人议和。次年屈辱的《辛丑条约》告成，李鸿章逝世，外交的余波、北京的善后便由奕劻独自负责。奕劻虽以亲贵身分总揽大权，并无应变才能，日以贪财好货为务，荣庆籍属满蒙，便成为他的得力助手。光绪二十七年慈禧、光绪回京，旧人星散，一切情况大非昔比，荣庆奉命会办善后事宜，兼政务处提调，政务处实即临时军机处。光绪二十八年授为刑部尚书，因复行新政创立京师大学堂（即北京大学前身），任命荣庆为管学大臣，旋又调为礼部尚书、户部尚书。光绪二十九年由户部尚书进为军机大臣，与奕劻同列，位极人臣，开展了他一代重臣的局面。他进入政地后，颇思有所作为，主张激励人才，敦厚风俗，尝疏陈：「国家取才，满汉并重，将所属满员严加考试」等等。光绪三十一年晋协办大学士，以预备立宪充修订官制大臣。光绪三十四年，光绪、慈禧相继逝世，充随入地宫大臣，恭点神牌（俗称点主），晋太子少保。按为皇帝、皇太后点主，已足证明他是负有清望的满蒙重臣身分。宣统三年裁撤礼部，改为弼德院，他任副院长，旋充顾问大臣、德宗实录馆总裁，专致力于光绪实录的完成，以冀答报先皇。

一九二一年辛亥革命，清室退位，民国成立，他以遗老身分避居天津，缅怀旧朝，悠

游岁月，以饮酒看花、听戏游览，掩饰其过去煊赫一时的历史，散发他内心的悲哀，这是他的末期，也可以说是第四阶段。生平来往的朋友，袁世凯已为大总统，早已和他分手，任国务卿的徐世昌还常到天津去看他。同在天津居住的有他多年同事严修（字范孙）曾任学部侍郎，是他的同僚。严范孙后来在天津创办南开学堂，对于天津的文化教育颇有贡献。

荣庆一生经历大致如此，其日记所记，范围广泛，史料价值很高，有许多珍贵秘闻。日记中所涉及较为重要的，为有关清代朝廷之典章制度、政治外交、官风民情以及中外人物之往来，均足窥见当时宦海背景，政局里层，较之官书文牍的刻板文章，应酬词句，有所不同。此外尤可见到封建时代士大夫平生生活之概貌，在人物传记中也不可多得。

关于典章制度者，如每年十月庆祝慈禧寿辰的礼仪节目，光绪十七年，光绪在紫光阁接见各国使臣，二十年、二十九年，又在紫光阁大宴群臣，光绪二十八年皇帝亲耕仪式等，在当时均属朝廷大典。又光绪三十四年皇帝、皇太后丧事，守灵祭奠情形，荣庆被派为随入地宫大臣，并为慈禧、光绪恭点神牌之点主仪式等，其记录均系亲历亲见，外间不可得而闻。

日记中关于政治外交者，如光绪二十年召见荣庆问话，命他整理图书，并调阅所出新

书。可见光绪早就注意新政，这是一般记载所不曾有的。甲午战争后和约告成，日记中说：「主弱权分，将骄兵肆，二三忠义，实难挽回。」戊戌变法实行新政，裁并一些衙门，日记详记北京政界动荡不安情形，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抗。这种不安与反抗，有的是思想上新旧之争，有的是衙署裁撤后的权力之争，于是戊戌变法演成戊戌政变，日记中有客观记载。光绪二十九年慈禧与光绪召见荣庆回话，日记记道：「（光绪）以应付东事，忧劳已极。」所谓东事指日俄交涉满洲问题，损害中国之独立与领土完整。日记云：「光绪三十一年黔人建议以东三省为试行新政基础，光绪忧愤」，两年以后东三省改制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等等。外交方面于日记中明显看出，《辛丑条约》以后，清廷不断派员赴欧美考察政治，看视华侨，最突出的是亲王权贵们常常全体到外国使馆应酬联络。

荣庆在封建官僚中属于小心谨慎一流，慈禧常奖励他「办事认真」。光绪二十八年他任仓场侍郎时，杜绝弊端，筹积仓粮，将公款簿存，作为「幕修役赏」（幕僚的修金、工役的奖金）之用，他说：「既不违众矫廉，亦不尽私入己」。任军机大臣时，许多人对他的送礼行贿有所请求，他总是「璧其贄，拒其请」。门人胡某「以重金到，辞之」。有某权贵要他办某事，他说：「某所以贿我者甚至，坚不为动，某公以纯臣笑我，自问何敢，但书迂耳。」他对人对事，又尝退让，光绪三十年以大学士职位让于世续。从日记中他的

言论可以看出，他的旧道德观念很深但不保守，他看当时《国风报》，阅读严复译的《原富》，认为「语多可采」。他得到贵州学务的报告，说「变法不难，而变人心实难。」他的思想是以忠君保「国」为职志。宣统元年他在病中犹要求自己「勿以久病而自恕，勿以将死而自宽」。辛亥革命前夕，对于时局焦急颓丧。他说：「国事身病纠缠一起」，又说：「国体日替，闻之心酸」，完全表现出他和封建王朝同命运、共存亡的意愿，所以赵尔巽拟聘他为清史馆总纂，他坚辞不受。他管理京师大学堂最久，民国四年有人编写「大学堂始末一书」，对他不满，他不争辩，只在日记中说该书「误处不少」。

由以上有关荣庆的生平，可以说他是一个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人物。其生活方式有两方面：一是上衙门，办公事，应酬师友同僚；另一方面是逛琉璃厂买书，收集字画文物。从日记中可以知道，光绪年间一般书价和文物价格，如荣庆买了道、咸期间书法家何绍基的一副对联，价十二元，超过一般售价。荣庆收藏的字画，见于日记的确有第一流精品。如王烟客、王石谷、恽南田、黄鹤山樵的画，董其昌、王守仁的字等，均一向视为珍贵文物，所以张之洞、严范孙、宝熙等鉴赏家常在荣庆家中评量欣赏。这是过去士大夫生活的重要部分，不如此不能称为风雅。

和荣庆最近的亲戚及交深的朋友，如志锐（珍妃之兄）、那桐、端方、铁良、赵尔

巽、袁世凯、徐世昌、严范孙等，同时居津者只铁良、严范孙数人，过从仍密。严是荣庆的老同事，学部侍郎，辛亥革命后荣庆与袁世凯因道不同已经疏远，与徐世昌仍然往来。

清室灭亡后，荣庆脱离北京政局，隐居天津，虽然是前朝重臣，现以遗老身分潜居人海，然而已非显要而是平民，其生活也与过去不同。在家则看书写字，饮酒赋诗，出门则观赏园林，听戏访友。其时天津因有租界，繁华胜于北京，娱乐场所兴盛一时。戏园有四海升平、中华、丹桂、天仙、华宾、同庆等。女伶刚刚出世登台，轰动远近，金月梅，刘喜奎更红极一时，出有专集。戏目中老戏有《杜十娘》、《花田错》、《鸿鸾喜》、《蝴蝶杯》、《得意缘》、《花魁》等，新戏有《茶花女》、《姊妹易嫁》等。全以旦角为主，足见其时社会风气之变迁。租界分区，洋行大盛，已非十余年前李鸿章北洋时代的局面。

阅此日记，综观荣庆生平，其人既不精悍，亦非凡庸，乃遵循儒家思想规范，为持躬行己处世为人的准则。《清史稿》称其「持躬谨慎」，亦非虚誉。按封建时代，属于士大夫阶层人物，典型甚多，各不相同，而事迹完整如荣庆者，并不多见。日记范围包括甲午中日之战，戊戌变法，庚子义和团运动，直至辛亥革命，民国成立各个变革时期，虽然所记不详，又经过后来删改，仍可隐约见其曲折情事。

荣庆这个比较完整而典型的士大夫人物，由科甲出身，官至极品，经过多次事变，得失荣枯使他趋于稳健随和。数十年漫长波动的岁月，他究竟作了些什么，如何做官，如何生活，我们如何去看他，则由读者自去评议。

荣庆本人因为时局变迁，对其日记曾经过删改整理，日记中亦屡称重检日记云云。除日记外，还有《师友渊源录》、《茜园同人集》等，惜未得见。

现将此有关清末民初史料的日记重检抄本公之于世。所附之《蜀游草》因所述乃荣庆家世出身，移置于前，以明始末。文中小注，是我点校时所加，其目的有二：一是想方便读者。因日记中许多人名、职官颇难查考，须检阅各时期之《缙绅全书》及地方志人物传记，方能证实。其次是点校时常见隐语或人物别号，我认为和某人、某事颇有关系，顺便指出，提请读者注意。此种小注，期为读者省力而已。

此日记全用阴历，因其生活行事与时令有关，故未改动，以免混淆。整理点校既竟，略书所见，藉供参考，疏失错误在所难免，并希读者指正。

谢兴尧

一九八五年七月于北京

目 录

序言

蜀游草（荣庆青少年时代和家世出身）……………（一）

荣庆日记……………（六）

附录

（一）同听林莺馆诗存序（摘录）……………（二七六）

（二）粉署重来忆旧游……………（二七六）

（三）《师友渊源录》中那桐、徐世昌和袁世凯等致荣庆的信（选录）……………（二七七）

（四）《鸿雪遗痕》中联魁等致裕厚信二封……………（二八二）

蜀游草

咸丰己未（咸丰九年，一八五九年）十二月初八日酉时，荣庆生于重庆镇署。时先大父建威公官重庆镇，督军剿川寇次犍为收荣县城，先大夫静亭府君亦负羽军中。既知庆生于重庆，因以庆名，乳名以犍焉。庆嫡母佟恭人为玉若山先生女，奎东壁木庵先生妹，于咸丰甲寅生先兄椿龄，六岁殇于渝，故庆次居二。生母傅太淑人，为江北厅鱼嘴沱人，太淑人兄以博士员业医设药肆，嗣因兄歿产尽，始适先府君。太淑人为己亥（道光十九年）生人，是时年二十，是月建威公拜提督四川之命^①，仍在军受事。明年代镇篆者至，因移寓杨家十字居住。嗣川督曾望颜以建威公心地明白，惟年迈耳重听，不宜在军督队闻，奉恩旨以原品休致，是为庚申（咸丰十年）二月也。是年季父筱鹏公生于杨家十字寓中，为熊太恭人生。先府君先于咸丰七年遵例由军功知州指留川省，至是遂奉建威公以次寓蜀垣，闻始居拐枣树，继居桂王桥，庆年稚均未记也。再居丁子街路北宅，为府君置，额其堂曰

①查《重庆府志》，此时提督名皂升。

承欢，为奉养建威公也。是时庆同筱鹏季父稍有知识，记建威公同熊太恭人、筱鹏季父住西堂，先府君偕佟恭人、傅太淑人暨众母氏率庆居东堂。东堂之后，厅事五楹，奉佛于中，西偏杨姓媼居之，东偏陈什物，左右环以廊，院东芙蓉一本、院西桂树一本。堂之前，左右厢各三楹，左为内客厅，建威公常见客于此，中悬上官周老龙一轴（现借荣帆终当索归），右为僮居。前厅房五楹，中三楹敞以停轿，左一楹为先府君会客所，东厅嵌五色琉璃窗，外有小院，杂蒔花卉，右一楹仆人居之。右厢房三楹，北一楹庆同筱鹏季父读书，始延张宗山先生发蒙，甫数月，先府君奉赴渝采买硝磺之差，记濒行日，已行遗下银章，佟恭人遣人追送。丙寅（同治五年，一八六六年）四月初七日，大班傅姓自渝归，言府君患瘟疫，舌已黑不服药，举家惶惧，至十四得耗，知府君已于是日弃世。先建威公手携庆叔侄大恸，当有祥石庵、岗俊峰两父执来慰，旋以东厢房为府君设位，吊者尚众，佟恭人当令泽臣表兄赴渝料理后事。是年十月嫡堂姑丈恩兰舫自京赴藏，至蜀来寓，遍视房宇所以慰建威公者甚至，并约俟其出藏偕归。明年丁卯（同治六年）移暑秣街提标大厅右偏宅，仍与泽臣表兄同居，数月旋移去。先妣佟恭人已抱弱疾，令庆随庶祖母熊太宜人寝处，九月先妣弃养，十二月典子龙塘巷内屋，奉先建威公居，陋巷逼迫，非复闾閻矣。建威公时至门前对竹。明年戊辰延吴先生课庆叔侄，家政阍人陈元司之，孳息所入尚敷衍。

是年春建威公忽病脚，至夏泻又作，至七月弃养^①。在省司道暨寅僚多来吊，丧事毕，庆叔侄仍就塾。明年己巳四月，大祖母库雅勒太淑人遣价刘安、刘镇来接眷柩，从此料理行装，至十月灵柩已停舟中，闻木庵舅氏自黔来，留数日候之。至则舅主柩归眷留之议。庶祖母、先生母遂率庆叔侄留居蜀读书。遣价陈元并两刘价护建威公先妣佟恭人柩，并至渝迎先府君榇，由川江至樊城，陆路回京。所居宅已典与吴季白尊堂，遂移寓三槐树，数月移贵州馆，均他人旁院。越年庚午（同治九年）木庵舅氏买屋于骡马市街，其对衡有屋一区，价一千三百零，以典子龙塘房银六百元，并舅氏出银七百零购之，自居上房北厢，余归舅氏赁居为息，买苏坡桥田价始清。是年延杨先生长万授读，筱叔尚当师意，庆则与之水火，尝戏尧光寺中，并张正兴线店、张洪发钱铺。是年冬仁和王菊生溶、王东生永言移来共居。明年辛未周静轩尊人荐其族孙吉安先生宝兰授读。先生学尚不陋，教法亦未水乳。泽臣表兄、族人崇公禧子锡四来附学。菊生为浙中名族，其太夫人庶太夫人并其姊妹均习诗礼，庆叔侄以年幼颇承钟爱，且闻教益，至是始有读书之志。明年壬申菊生伯姊汪孺人荐其西席陶正亭先生泽授读，吴季白来附学，是秋汪孺人子小梧亦来附。九月从陶先

① 荣庆父亲祖父先后逝世。

生并菊丈遨游菊圃，始知游览之趣。菊丈堂昆季协哉、赞哉宦楚，其母是为吴幼农外姑，荐其师霍渐逵先生志鸿，原议与赁居厢房之毛兰亭共延，后毛议中辍，霍师又有就楼农席荐相臣自代之议，菊丈力持事始定。癸酉（同治十二年，一八七三年）正月霍先生到馆，木庵舅来馆与师谈，谓二子均沈静之誉，庆历从数师，均有毁无誉，闻此殊出意外。越日试以对语，越月导以诗文，至五月，已半篇六韵。每日属五对一小讲，早上生书四号，夜三漏犹讲书及史汉。每对食必谈学术时务及今古人物，至此始知读书之乐。庶祖慈熊宜人，先生妣傅淑人自甘粗粝，馆饌必丰，每三五日必添鸡鸭精品，师自谓历就多馆，东家之敬礼，学生之受教，无逾此者。是秋王菊丈赴夹江县典史任，其庶母并其五妹仍留居，明年甲戌二月，长洲顾子靴汝萼入赘，仍同居，顾为耕石豕孙，读书本色。是月霍先生试一等食饩，是年庆同家叔均全篇（能作全篇八股文）。庆读路氏文于理法颇有领悟，屡为霍师欣赏，历应芙蓉、潜溪书院课，亦间列前茅，追随皆师执，叶龙骧、施受全诸先生，周孟侯曾从渐师亦时往还。明年乙亥十二月，先生妣傅太夫人病，一日遂弃养。景况萧条，吊者惟吴少禹丈及顾子靴丈、吉厚福子彝丈亦到，木庵舅氏亲为书灵位和五表兄亦时照料，泽臣表兄署蓬州，专价告急，竟置不理！明年丙子，庶祖母熊太夫人主回京议，因售住房，至七月始得主，暂迁东玉龙街，适外祖妣以九旬寿终，留至十月十五日俟其送殡，